



火锅你好 火锅再见

张盖伦

夜里,和已经完成报道任务的政协小伙伴们商量好,要去报社附近的火锅店庆祝一下。我先愉快地向小伙伴们告别:我回去换身宽松的衣服啊,等我哟!

不料,这一换就没能出得了家门。因为,在报社开会的部门主任们传来领导最新指示——你的专栏已经空了一天,今天必须写!

对,承蒙厚爱,我奢侈地得到一个“盖伦跑两会”的专栏。专栏故事也是颇多。比如叫什么名字就很费思量。一开始,有人将我定义为“90后萌妹子”,然后对我的描述又改成了“网红记者”。作为“过气网红”,我只有接受组织安排,组织叫我啥,我就是啥。

开始领导说,要是实在无事可写,可以停一停。但真到要停的时候,就“龙颜大怒”——怎么能停?人家参加两会的“厅长日记”都天天更新呢,你有厅长忙吗?

是的!我没有!于是我穿着宽松的“火锅战袍”,坐在家,忧伤地看着电脑,开始码字。

可手机里,火锅现场的一张张照片传了过来。羊肉、生菜、鸭血纷纷把自己涮成了最美好的样子,沾着红油,带着辣椒,争先恐后。我默默泡了碗从报社顺回来的方便面,写下了两会专栏的最后一篇:《您好 谢谢 再见》。



我原先的逻辑不对

王延斌

接到“园区‘同质化’”选题时,我充满想当然,尚未采访逻辑链条已成型:如果各地不同园区在功能定位、产业方向、政策设计上相近甚至雷同,那绝对会陷入“重复投资—产能过剩—低价厮杀—关门歇业”的怪圈。

这个无知想法直到遇到两个“对口”的人:做过县委书记、搞过园区建设的贵州科技厅厅长廖飞和西南交大科技园副总康凯宁。他们用事实和道理告诉我,你原先的逻辑不对。

这是个浮躁的时代,热点产业引来一涌而上,发展受挫后的冷嘲热讽,你追我赶中的初心迷失,谁还问:我有什么?比较优势在哪里?缺什么?如何修炼?

会上,那些经历大风大浪的“过来人”说:所谓“过热”,只是行业在“暖场”,最终为迎接在拼杀中胜出的强者;所谓失败,只是出局者的“学费”,是生态系统中的必要一环。不论同质化,还是泡沫化,都是通向成功的必经阶段,这是规律。

我总结出来:所谓会上,是一个求真、求证的探索过程,去糟粕留精华。悟透这些,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对事物的潮起潮落,我不能急于盖棺定论,而是寻找真相,保持耐心和定力。



和“歪果”同行互采

许茜

4日上午,人大召开新闻发布会。为抢个好位置,我早早便来到人民大会堂排队。一位外媒记者引起我的注意。他背上有Logo——北京国际汉语学院,名牌——穆罕默德·阿萨迪,巴基斯坦独立新闻社。我拿出自己的名片,说“I am the journalist fr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他先是一愣,然后一笑,对身旁的随从人员问起我的情况。中方工作人员一步步走到跟前,拿起我的名片,仔细看了一会。

了解我的来意后,阿萨迪便滔滔不绝。今年春节他来到了北京,那时只会说“春节好”。“但我现在可以用中文问路、买东西,要把中文学好,后年要去参加HSK(汉语水平考试)。”

“中国记者怎么报道两会?你们从哪里得知政府的信息?”秀完中文,阿萨迪开始好奇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他问我:“巴基斯坦媒体很关心一带一路,你们关心什么?”我回答:“哪些中国科技企业在巴基斯坦最受欢迎?”于是,我们开始了“互访”环节,一问一答。我把话题引到了科技,没想到阿萨迪竟然很感兴趣,小米、华为在巴基斯坦的故事一个接一个。

几天后,没想到,我竟然又接到了阿萨迪的短信——“等你忙完两会,再聊聊吧。”



我的两会,二〇一七

科技日报记者手记



成为“科学家粉”需要几步

杨雪

三年跑两会,一晃成“油条”,几乎丧失上会的新鲜感,直到又听见那来自青藏高原的“召唤”。

中科院院士、青藏所所长姚檀栋委员已是我眼中的“富矿”,科研水平高,又相当有思想。

“您在青藏高原取的冰芯里能看到雾霾吗?”同行提了最后一个问题。姚院士回答可以看到,然后……然后采访就结束了。什么情况?这是多令人感兴趣的线索!我上去追问,“姚院士您还记得我吗?科技日报记者……”还没说完,他已说出我的名字。青藏冰芯,话题“高冷”,但整个采访过程就像在聊天,我总能问到点上,他也总能通俗地“科普”一遍我就明白。所以,晚上回报社写稿时也是一气呵成,爽哉妙哉!

后来,揪住姚院士关于基础研究的一点看法,我又采访了他两次。闲聊间,他说他爱西藏,所以研究冰川,“我看看你也喜欢西藏吧?”我恍然大悟,我确实对青藏高原情有独钟,所以我偏爱采访他,而且谈专业问题时也没啥障碍。

回忆一下,第一年采访姚院士时他和冰川一样“高冷”,我说我预约过他,他拿出手机翻通话记录和短信确认后,我得以写下职业生涯第一篇关于青藏高原的稿子;第二年他负责小组召集工作一直很忙,无奈我只得抓住小组发言的机会,把他“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科技支撑”的观点写出来;第三年,我彻底成为这位冰川科学家的“铁粉”。



本报记者 滕继源摄



张晖

工匠精神的老司机的

两会期间,朋友圈被一篇题为《中国2013年就能探火星但专家说的不算》的报道刷屏。这正是中科院院士、嫦娥系列总指挥叶培建委员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话。

采访时笔者也在现场。叶培建委员当时就我国航天事业的总体规划等问题说了一些稍显尖锐的话。正如评论所说,这番话之所以被转发点赞,是因为说出了很多人不愿意、不敢说的实话。此后,记者在会场见到叶委员,跟他打趣:“您不害怕得罪人啊。”他正色说道:“我说的都是实话啊,有什么好得罪人的,小组讨论时你也看到了,大家什么话题都说,开两会不是来歌功颂德的,我们就是要把了解到的情况反映给各主管部门,大家一起解决问题。”

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中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委员的大会发言《重视国企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他发言中的“不干事的最快活”被很多新媒体做成了标题。

政协委员是来自各界别的高层次人才,视野开阔,对本行业和领域以及国家重大议题有较深的见解。政协委员的讨论总是直接切中问题要害,尖锐不客气。这些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的意见和建议通过简报、提案等各种形式反映到相关主管部门,不少问题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得以解决。

感谢你,每一位说实话、说真话、敢说话的委员。



刘垠

完美从接受不完美开始

身坐座位上,其他记者正和一位少数民族代表侃侃而谈。我有点坐立不安了。四处张望,我等的人还没来。不会是忘了我们的约定吧?或者他不想接受我的采访了?想来想去只好继续等。

3月3日上午,我对江苏团驻地进行“地毯式”搜索后,未发现既定目标——原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翟虎渠代表。时近中午,只好悻悻走进电梯,准备“觅食”。电梯里有几位戴着红色胸牌的代表,想必下楼吃饭。偷瞄了下旁边代表的胸牌——翟虎渠!

“翟院长!我正找您呢!”照片和本人还真是有点不一样。“你是哪个媒体的?”翟代表乐呵呵地探下脑袋,也来瞅挂在我脖子上的证件。说明来意后,他立马爽快答应:“我对你们报纸很熟悉。”



陈莹

一个都不能少 经验和积淀



“这是谭孝曾,谭派传人。这是画家靳尚谊。这是冯骥才,《珍珠鸟》的作者;快看,京剧名家李胜素来了……”

3月2日,北京会议中心,委员驻地探营。科技界别的报道席紧挨着文艺界别。我总能轻易地认出旁边那组的“大咖”,给跑文艺口的记者指路。可遇着科技口的委员报道,我就不得不一面凑上去看人家别在胸前的委员证,一面飞速百度了。

作为第一次上两会的“萌新”记者,开始几天,我在会场里茫然四顾,要么听会抓不住重点,好线索白白被放过;要么胡乱凑上去蹭别人的采访;要么逮到了委员问题,却问不到点子上;还有一半时间,都在为自己准

感谢你 那么敢说真话



操秀英

成稿后夜已深。我和两个编辑,三个越夜越清醒的“神经质”踩着玉渊潭南路的暗影,把歌曲《凌晨两点半》头一句歌词唱到所住的宾馆。我记得,改稿改到半夜两点的编辑毫无怨言、苦乐与共,看到翠微小学门口亮着的钟表指向两点半,还有那扇微弱的灯笼照亮黑夜时,大家叽里咕咕地说,我们要记住今晚。

回到宾馆,收到微信说,最后两段有点乱,太急了没改好。或许,不完美依然是常态,对事对人,尽力而为无愧己心便好。在这场拼毅力耐力体力脑力智力的综合较量中,感谢委员们的畅所欲言,让我兑现了“选题经得起晚饭讨论”的承诺。即便有遗憾,所幸老安安慰,不完美才是人生。

我和代表 有个约定



刘园园

备的选题找不到合适的委员来说而满心焦虑。“你文笔挺好,可问的问题有点大,是不是平时不太关注这方面?”好脾气的东风汽车公司高级工程师马力委员耐心地给我普及了一些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常识,说的话却让我脸上有点发烧。

每位委员都是一座新闻“富矿”,有积淀、有准备的人才能成功开掘出“宝藏”。十天下来,我逐渐心里有了“小账本”。临场抓选题方面就后劲不足了。总结得失,我这个“文科脑”还得多下功夫,了解的面要宽,几个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得钻,才能在采访委员的时候接得上话。如果有下一次,我要像熟悉文艺界“大咖”一样,对科技界委员也能如数家珍。

两会花絮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周维海 洪星摄